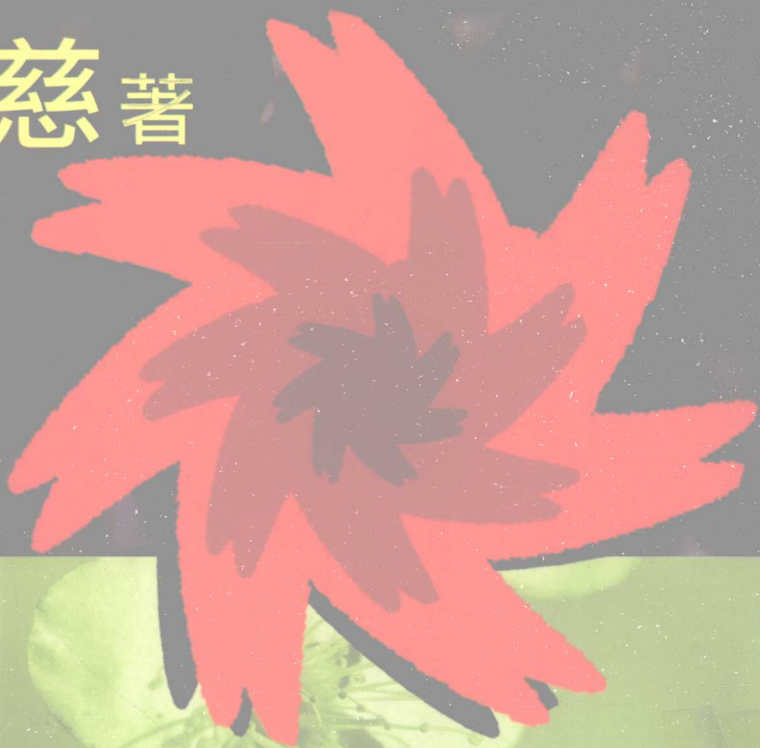


廢園舊事

楊念慈 著



廢園舊事

楊念慈

◎ 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廢園舊事 / 楊念慈著 . -- 初版 . 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城邦文化發行, 2000 [民89]
面 ; 公分 . -- (麥田小說 ; 13)

ISBN 957-469-027-X (平裝)

857.7

89004410

麥田小說 13

廢園舊事

作者 楊念慈

編輯委員 王德威 詹宏志 陳雨航

責任編輯 邱昭瑜

發行人 陳雨航

出版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電話 : (02)2396-5698 傳真:(02)2357-0954

郵撥帳號 : 18966004

香港發行所 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4室

電話 : 25086231 傳真 : 25789337

新馬發行所 城邦(新、馬)出版集團

Penthouse, 17, Jalan Balai Polis,

50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 : 603-2060833 傳真 : 603-2060633

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

發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5號

初版一刷 2000年5月1日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469-027-X

售價 : 280元 Printed in Taiwan



楊念慈

◎
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廢園舊事 / 楊念慈著 . -- 初版 . -- 臺北市 : 麥田出版 : 城邦文化發行, 2000 [民89]
面 ; 公分 . -- (麥田小說 ; 13)

ISBN 957-469-027-X (平裝)

857.7

89004410

麥田小說 13

廢園舊事

作者 楊念慈

編輯委員 王德威 詹宏志 陳雨航

責任編輯 邱昭瑜

發行人 陳雨航

出版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11樓

電話 : (02)2396-5698 傳真:(02)2357-0954

郵撥帳號 : 18966004

香港發行所 城邦(香港)出版集團

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樓504室

電話 : 25086231 傳真 : 25789337

新馬發行所 城邦(新、馬)出版集團

Penthouse, 17, Jalan Balai Polis,

50000 Kuala Lumpur, Malaysia

電話 : 603-2060833 傳真 : 603-2060633

印刷 凌晨企業有限公司

發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405號

初版一刷 2000年5月1日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469-027-X

售價 : 280元 Printed in Taiwan

自序

楊念慈

兩部絕版多年的舊作，忽然時轉運來，又能以嶄新的面貌，呈獻給年輕一代的讀者，對作者而言，實在是有些喜出望外。

《廢園舊事》是在「八七水災」那一年（民國四十八年）寫成的。在那之前，經夏承楹、林海音暨伉儷介紹，我從中部的公立學校，轉到台北溝子口成舍我先生剛創辦的「世界新聞職業學校」任教，承蒙成校長厚待，在「本校不供應眷舍」的原則下，特別給我準備了一間單身宿舍，以免我把每個月四百塊錢的薪水，都拿去付房租。那間宿舍位於校區底端的山谷深處，三面都是高崖，而且像院牆一般，就矗立在窗前，風景是美到了極點，只是開闢未久，野草亂石間難免蟄伏著一些毒物，好幾回夜晚到溝子口雜貨店買香菸，在通往考試院大門的那條曲折小徑上，都碰到過毒蛇攔路。好在當時人正年輕，手腳夠快，耳目很靈，只是略受驚恐。可是，在那間宿舍裏只住了不到一個學期，我那新婚夫人就再也不敢住下去了，不是受到毒蛇的騷擾，而是一條像筷子般長短的大蜈蚣，一天夜裏爬上床去，往她的玉趾輕輕咬了一口。好容易熬到學期結束，我得到成校長許可，找到筆名「楊柳青青」的黎中天替我上課，就陪著太太回轉中部，她在台中縣大

里鄉的草湖國小教書，我做她的眷屬。以每個月四十元的房租，租到兩間用檳榔樹幹作棟梁的土角厝，過了一段半職業性的作家生活。半年之間，大有收穫。《廢園舊事》就是那段時間完成的，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，從起筆到脫稿，大約只費了我兩個多月。

脫稿之後，被穆中南拿去在他主編的《文壇》上發表，所占篇幅之多，幾乎可以稱為專號。《文壇》這份刊物，早在民國四十年就創刊了，最初是劉枋、王藍、穆中南三個人搭檔合作，後來就由穆中南一人獨挑，從它的創刊號，我就被劉枋大姊拉住給它寫稿，而後就成慣例了，除非因事因病請假，每期都要報到應卯。《廢園舊事》在《文壇》上刊登完畢，順理成章的，就由「文壇社」印了單行本問世。論銷路，和現今的暢銷書自然不能比，在當時，也著實替「文壇社」賺了一筆。

《黑牛與白蛇》成書的時間，比《廢園舊事》略晚了一兩年。這篇小說，寫來不像寫《廢園舊事》那樣輕鬆，原因是我這時候又回到了教書匠的崗位，接了「省立中興中學」的聘書，家也搬到南投縣中興新村去。多了一份固定的薪水，寫作時間再也不能隨心所欲，而這篇小說是應「中央副刊」老主編孫如陵之邀特意趕寫的，他給我的檔期很急，沒有時間讓我從容布置，只寫出一萬一千字，就開始刊登，從此主編和作者的生活都進入「非常時期」。我幾乎是夜夜趕稿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到學校上課以前，先趕到郵局去寄限時，而一次所寄，往往只夠一日之需。《黑牛與白蛇》的篇幅比《廢園舊事》還長了些，而故事一經展開，就不是作者可以任意縮短、提前結束的，壓力再大，也只好苦苦支撐下去。連載長達數月，天天都有「續稿未到」的危機，主編內心的焦慮也可想而知。當全稿連載完畢，我特別找機會和如陵兄見了一面，為著我在他平靜生

活裏製造的緊張空氣表示歉意，兩個人握手互賀之際，並彼此告誡：「這種事情，絕對不讓它發生第二回！」可是，一個另有工作的寫稿人，應邀寫每日見報的長篇連載，要想全稿殺青，一次繳卷，那實在是容易，數十年賣文生涯，我又曾不止一次的犯了規。

這篇小說還在連載期間，就有兩三家出版社表示很有興趣，其中高雄市的大業書店老闆陳暉興趣最為濃厚，因為過去已有幾次合作的經驗，我也很信得過這位「上海文化出版社」出身的陳老闆，所以，當他寄來合約書，我沒有多作考慮，就立即簽署。等全稿連載完畢，中央日報的出版部忽然有了意見，說是按照慣例，凡是在該報發表的稿件，該出版部都有優先出版權。這件事，教我很為難。幸而有人居中轉圜，中央日報破例相讓，這部小說仍由大業書店出版。

幾年過後，不知道什麼緣故，一向作風穩健、營業正常的大業書店，忽然關門歇業，《黑牛與白蛇》改由「皇冠」接手，重新排版印刷，呈現嶄新面目。「皇冠」老闆平鑫濤也是相識已久的老朋友，他一番好意，想把我的書聚在一處，我也巴不得如此，可是，第一個目標想收回《廢園舊事》，卻在穆中南那裏碰了一個軟釘子。當初《廢園舊事》交由《文壇》出版，根本沒簽合約，穆二哥拿「朋友間的道義」拘住我，向我訴說辦出版社的種種苦楚，好說歹說，就是不肯鬆手，我也無可奈何。

除了賣書，我給這兩部小說賺取的「延伸性的利益」也著實不少。在有電視以前，中廣公司率先以「小說選播」的形式，播出了《廢園舊事》，那時候一般家庭娛樂項目不多，晚飯後的餘興就是闔家團聚聽廣播，所以，它留給聽眾的印象十分深刻，很多人到如今還記得。不過，無情光陰催人老，當年跟著父母一塊兒收聽這次廣播的「小朋友」，最年幼的，應該也都年過半百

了。

《廢園舊事》的電影攝製權，是賣給香港的「國際電懋」，簽約不久，「電懋」的老闆陸運濤來台公幹，在台中潭子上空飛機失事，不幸罹難，後來這部影片是以「合作」的名義，由台灣的「中央電影公司」完成，片名也改成了《雷堡風雲》。他們向我解釋改名的原因，是原著書名第一個字不好，拍片期間的宣傳工作很重要，而記者們寫稿，都喜歡取第一個字作代表，例如，《廢園舊事》，就簡稱「廢片」，「您瞧，讓記者這麼一寫，片子還沒有推出哪，就成了廢片啦，多不吉利呀。」他們有他們的看法，抗議也是白搭，改就改吧。不過，經一事，長一智，後來《黑牛與白蛇》拍電影的時候，我就先作聲明：不管什麼理由，題目絕不更動。拍片期間，果然又有異見：「明明是彩色大銀幕，又是黑、又是白的，觀眾還以為是黑白片呢！」雖然也有道理，但由於我聲明在先，沒有討論的餘地，他們也就不再堅持。

民國六十年前後，「台視」一口氣簽下四部書，在八點檔陸續推出，當時不叫電視連續劇，而叫作「電視小說」。這四部書，台港各兩部，香港的是徐訏的《風蕭蕭》，徐速的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陽》；台灣的是王藍的《藍與黑》和我的《廢園舊事》。當時的製作條件，雖然不如今日，演出的成績，卻是有目共睹的。前幾年，參加文藝界的重陽敬老大會，和幾位老演員在會中相遇，握手敘舊，他們還提到《廢園舊事》，說是「要演那種戲，才能過戲癮」，其中有一位還特別加了一句：「現在已經沒有那種戲了！」口氣竟然有些歛歛。

《黑牛與白蛇》出版後的際遇，和《廢園舊事》很相似，也是先廣播、後電影，最後又上了電視。《黑牛與白蛇》的電影攝製權是賣給李翰祥的，他從香港到台灣創業，在台北成立「國聯

公司」，有一天，忽然透過小說家高陽兄找到我，表示對這部小說有興趣。高陽和我，素心之交，平日見面不多，見了面總有不少知心話要說，這回他幫我做成這票生意，又怕我沒有討價還價的本事，便在我和李翰祥會晤之前，先透露消息，面授機宜，說是「國聯公司」剛剛買下一位女作家的小說，要我向李翰祥提出條件，照那位女作家的價碼加倍。見了李翰祥，我真的當面表達了這個意思，李翰祥二話不說，一口答應，先拿出和那位女作家簽的合約讓我過目，然後就取過支票簿，填上我希望的數字，一樁交易，進行得十分順利。

事後，高陽卻不止一次的嘲笑我，說我那天突然變成結巴嘴，幾句話說得支離破碎，還多虧他在一旁幫襯著，李翰祥才把我的話聽明白。說來真是慚愧，我一輩子最大的弱點就在這裏，凡是牽涉到錢的事，縱然是分所應得，我也從來不會主動去爭取。寫稿、出書，也都是別人先找我，稿費厚薄、版稅多少，全憑對方開銷。年輕時臉皮子薄，很多事情不好意思做；現在年老皮厚，這症狀卻依然故我，看樣子是痼不可醫了。

儘管人不夠精明，我仍然覺得上天待我很好，就拿這兩本舊作來說，發表、出書以後，承蒙讀者們抬愛，朋友們協助，雖然我自己不會主動爭取，只是被動承受，各項好處是應有盡有，所得已多，我也十分知足。

在我一生所著十幾種小說當中，論銷路，《廢園舊事》和《黑牛與白蛇》這兩部舊作賣得最好，引發的議論也較多。我不學白居易說什麼「時之所重、僕之所輕」那一類的話，上一代的讀者肯接受它，想必有他們的道理吧。

只是有兩點關於我的書，也關於我本人的「誤解」，我應該提出來澄清一下：

第一，《廢園舊事》一直被歸類為「抗戰小說」，或者稱作「反共小說」，其實，我寫這部書的心情，和寫《黑牛與白蛇》是一樣的，兩部書都是抒發個人感情的懷鄉、憶舊之作。《黑牛與白蛇》中有我的影子，《廢園舊事》裏也有。《黑牛與白蛇》反映我的少年時期，《廢園舊事》則是摘錄我從少年進入青年的一段戰鬥歲月。別人稱它為「抗戰小說」、「反共小說」也不能算錯，而作者寫它的時候，心底並沒有先設下這樣一個大題目；我寫它，是因為我確確實實有過這樣的一段生活，在回憶中醞釀醱酵，寫成小說，剪裁和組合的工夫必不可少，但絕非出自編造。在一次以《廢園舊事》為研討對象的座談會上，詩人洛夫提出一個問題：「書中人物怎麼和我們身邊的人不一樣呢？」以此質疑書的內容是否真實。這問題提出的很有意思，時間相去六十年，空間阻隔數千里，人們的思想、觀念、衣著、打扮……處處都有很多變化，如果把那個時代的人物寫成現代人的樣子，豈不唐突、怪異？洛夫比我年輕不了幾歲，只因生活經歷不同，尚且有些懷疑，對年輕一代的讀者，我願另作提示：書中故事，真偽難知，信不信由你，信呢，就承認它是「歷史」；不信，就當它是「傳奇」。事實上，在這幾十年後回顧當年足跡，幾乎人人事事，都有著幾分「傳奇」意味。

第二，也是由於《廢園舊事》和其他幾種寫軍隊、寫戰爭的小說，又看到我和朱西甯、司馬中原幾位老弟意氣相投，交情深厚，很自然的把我列入「軍中作家」一類。不錯，抗戰期間，我是當過幾年兵，而且一大半時間是在我淪陷後的家鄉打游擊。全盛時期，游擊隊的保安旅，改成正規軍的暫編師，我才有了被保送軍校受訓的機會。抗戰勝利，我一度脫離軍隊，後來為了逃難

方便，又自動投效，跟隨軍隊來到台灣。和朱西甯、司馬中原這些朋友所不同的是，他們穿軍裝的日子來台灣以後才開始，而我的征戰生涯是到台灣就結束了的。依據台灣當局對「退役軍人」所下的定義，「榮民證」、「授田證」，我都沒有資格領，如果承認自己是「軍中作家」，那就有冒充軍人的嫌疑。在台灣，除掉「作家」這個頭銜，我的身分只是一個服務三十多年而後屆齡退休的教書匠。

粗略的推算，這兩部書絕版，大約已經超過二十年。這中間，也曾遇到一些熱情的讀者，或當面索討，或來函打聽向何處購買，我家裏囤積的幾十冊水漬風耗的舊書，就這樣陸續送走，最後是一本不留。二十年過後，忽然有一家頗具規模的出版機構，表示要重印這兩部書，乍聞此訊，我真是有些喜心翻倒，可是，當陳雨航先生寄來合約書，我卻又瞻前顧後的猶豫起來了。

我顧慮的是，一個跟不上時代的老人，兩部不合時宜的舊著，對這一代文學的讀者，還能有吸引力嗎？兩部書的本頭都不算小，萬一印出來銷路不好，那就一動不如一靜了，靜雖難掩寂寞，動則易惹煩惱。

最後，還是太太的話打動了我。太太說：

「我覺得，這看書就好比聽歌。各人口味不同，有人喜歡聽新歌，有人喜歡聽老歌。看老書不就像聽老歌一樣嗎？」

西元二〇〇〇年二月 台中市

序

濃蔭不老，狂花滿樹

楊明

其實，對我而言，他只是一個父親，沒有任何的頭銜。

小時候，從別人的口中，我知道父親是一位傑出的小說家，一位盡職的好老師。長大後，卻在自己的成長過程裏發現。他扮演的最成功的角色，可能是父親，而不是小說家或老師，但是，關於這一點，了解和分享的人卻不多。一位小說家可以同時擁有上萬的讀者，一名好老師可以造就無數桃李，一個父親的愛卻只屬於他的子女，他以自己的行事教導我們兄妹做人的道理，從來不曾埋怨數十年來我們加諸在他身上的負擔。

有人將作品比喻為創作者的子女，如果真是這樣，那麼父親那些比我稍早誕生的《廢園舊事》或者《黑牛與白蛇》，都是一出世便獨立了，只有我們兄妹二人，至今仍讓父親牽掛。

父親出生於書香世家，由於離孔夫子的家鄉極近，自然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。然而，儘管家境富裕，但是，祖母早逝，使得父親的童年在缺憾中度過。小時候，每每聽父親談起童年的事，簡直像另一個年代的神話，故鄉的風雪夜和灌滿了辣椒的窩窩頭，串成了我所能理解的北國生

活，磚瓦砌成的大寨子和在門縫裏夾碎的核桃，組合出活在我想像裏的老家。雖然，現實生活中我們家只有小小的庭院，院裏沒有棗樹，只有楊桃；餐桌上沒有窩窩頭，取而代之的是蓬萊米飯。但是，父親口中的大寨子卻成了我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。

父親如何帶著他養的大綿羊躺在田野裏，對於成長中缺乏寵物陪伴的我，幾近於天方夜譚，我只能用卡通的方式揣想由於父親的個頭比羊還小，所以家人要找他，總是先看見大綿羊。父親的童年並不算長，年紀還很小，他就離開家了，不滿二十歲，他又離開了學校，揹著槍桿往前線抗戰去了。漸漸的，我才了解，原來有些人的童年是這樣度過的，原來有些人不曾真正年輕過，因為父親的童年還沒真正結束，就已經開始面對整個時代的悲劇，開始承擔近代中國的蒼涼心情。

十歲以前，其實我並不明白作家是怎麼一回事，父親寫的書高高地放在書架上，而我有自己的童話故事。年紀較長後，父親幾乎已經不再寫小說了，我才開始讀起架子上他的作品：《風雪桃花渡》、《黑牛與白蛇》、《廢園舊事》等，其中濃厚的地色彩，形成父親作品的特色。《黑牛與白蛇》先後搬上銀幕及螢光幕，黑牛的粗獷，白蛇的柔麗，都成了典型，而《廢園舊事》裏的大酒簍和大響鞭更是活脫脫的走出了文字。《薄薄酒》、《老樹濃蔭》、《十姐妹》反映遷臺初期外省人的生活及找尋第二故鄉的心情。

在父親所有的作品中，《黑牛與白蛇》和《廢園舊事》是最為大家所津津樂道的，可是我特別偏愛的卻是《罪人》一書，或者是因為這本書中有著濃烈的自傳色彩，使我對於父親因為幼年喪母，渴望親情的心情產生極大的悸動，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他渴望付出更甚於渴望得到。

對於創作，以至對於子女，父親其實是抱持同樣的態度，他的付出從來一無所求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國民政府撤守台灣，父親隨著部隊來到這南方的小島，不久之後，便轉任教職。起初，他在員林的崇實中學任教，也就是在那裏，他認識了當時還是學生的母親，據說母親是學校裏的校花，父親自然是費了一番功夫追求，可是，當時的風氣保守，即使母親是在畢業之後，才點頭應允父親的求婚，校長卻依然以師生戀影響學校風氣為由，收回了已經發給父親的聘書。

母親是個樂觀的人，尤其難得的是她十分愛好文藝，因此才不畏嫁為作家之妻可能面對的艱苦家計。結婚之初，他們曾經將口袋裏僅有的錢拿去看電影，不顧第二天，若不是正好收到一筆稿費就已經沒米下鍋的窘況，這樣的浪漫情懷令我十分嚮往，而他們的愛情必定十分甜蜜，只要兩人相守，明天就沒有什麼事值得他們憂心。

當然，父親是十分顧家的，他從沒讓母親為家裏的開支擔過心。除了作家的身分，他同時也是老師，因此，童年時，我對父親最深的印象，便是他總在傍晚騎著一輛腳踏車緩緩的進到巷子裏。等吃過晚飯，並且收看過晚間新聞，他便拿著一杯香片，回到書房裏批改學生的作文，密密麻麻的作文簿裏有他逐字圈點的朱色痕跡。這時候，他的創作明顯地減少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兄妹的誕生，使得他不能如以往一般，將整個生命投注在創作上，即使長篇小說正在連載，他也是利用改完作文，全家人都入睡之後的深夜，伏案筆耕。

報社的催稿電話，父親的趕稿壓力，這些都是在我也走上了這條路之後，自己才漸漸懂得

的，父親卻不曾對我們提過。偶爾，當我竟夜伏案試著舒緩一口氣時，我看見了父親的背影，看見他坐在桌前，手上夾著一根菸，筆不停地在稿紙上移動著。對於父親曾經有過的種種心情，我想我是漸漸能夠明白了。

父親最後一部小說《大海蕩蕩》在《中央日報》副刊連載時，我已經進入大學了。結束《大海蕩蕩》之後，父親僅偶有短作，多次與父親散步長談，父親心中的失望，對整個社會環境、文化現象的無力感，每每令我不忍與難堪，不忍的是父親已逾耳順之齡，原當含飴弄孫，安養天年，卻緣於他對國家的深情，依舊滿心的放不下；難堪的是，自己亦不可避免地沉浮於令他失望的社會環境中，甚至溺入令他無力的文化現象裏。

父親的作品一向以小說見長，而我也是一直到黎明文化公司為父親出版自選集時，才知道原來父親早年寫過新詩，事實上，我很難將父親與新詩聯想在一處，記憶中，父親似乎更為偏愛古典詩詞，在我初初迷上《紅樓夢》的那一段時間，我們曾經一起在傍晚外出散步時背誦〈葬花詞〉，那時，我對父親的記憶力十分折服，偶爾，他也會和我講起一些他覺得好的詩句，而我即使讀過，也往往對不上。

父親的散文寫作多是逼稿成篇，民國七十三年間，他曾在《台灣日報》副刊上寫過專欄「柳川小品」，談些生活雜感，往後，作品便少了。起初，我總以為父親少動筆是緣於創作的欲望不如過去那般衝動；漸漸的，我卻又覺得，父親怕是用情太深，對整個國家、社會，他一刻不能稍忘。退休之後，深居簡出的生活，他花了許多時間在讀報上，除了家裏訂的兩份日報之外，下午四時，他又常踱去巷口買晚報。老友聚餐，有人勸他：少看報，多打牌。父親笑笑，那裏做得

到，雖然心裏也明白，每日攤開報紙，總忍不住憂心，卻依然狠不下這個心不看報。

我常想，現在對父親而言，哥哥的兩個女兒大概是他最大的安慰，晨昏承歡，兩個小丫頭都自有一套功夫逗得爺爺又疼又愛。哥哥、嫂嫂對父母都十分孝順，全都和和樂樂的，本當別無奢求，我卻總忍不住暗自期望，父親不要就此放下他的筆，能繼續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，為他的讀者，也為他自己，寫出更多的作品。

許多人說：做一行，怨一行。尤其嘗過創作的寂寞，更不希望自己的子女重又踏上同樣的路，父親卻從不曾阻止過我，他以自身為例，讓我明白，雖然，寫作所付出的心血與得到的報酬完全不成比例，但是一個人如果能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，名利又何值呢？

父親對我的了解與寵愛，每每令我擔心這一世都無以為報。

小時候，我曾經寫過一篇作文〈我的父親〉，在那篇作文裏我把父親形容得像個梁山泊上的綠林好漢，大碗喝酒、大塊吃肉的豪情干雲，或者是山東人的大嗓門，使得童年時代的我對父親產生了這樣的聯想。而其實，父親是一個再細心不過的人，即使在我們兄妹都已成家之後，他仍然細心地在不給我們增加任何負擔的情況之下，提供我們一塊不論何時都可以依靠的休憩地。

如今，父親的舊作將以嶄新的面貌和讀者見面，除了老讀者之外，我也全心期待有更多的新讀者，能夠認識父親的作品，以及作品中深厚的情義。